

當代才人吳語亭先生

(六)

李 又 寧

併作丹青翰墨香

一九四六年，民耿先生受委為聯合國華文組主任，舉家遷紐約。一九四八年底，陳氏伉儷到台北。隨後，陳先生去星加坡，執教南洋大學，講授政治學。兩年後回台。此後，一直居台。

未婚前，語亭夫人在家中跟一老師學畫。其間中輟。一九五〇年，她從國畫宗師溥心畬（儒）先生學，丹青益精。她的山水、人物、花鳥，都非常清麗絕塵，深得老師的贊許。每逢她作了一幅好畫，溥先生即興題詩。這時候，她的堂妹吳詠香在北平藝專就是溥先生的高足。詠香夫人是名外交家吳諤辰先生的女公子，名畫家陳隽甫先生的夫人，大師齊白石和黃賓虹的得意門生，名作家吳納孫先生的姐姐。她享譽畫壇數十年，不幸於一九七〇年去世，得年五十九。一九八〇年十一月，隽甫先生在台印行「鷗波館畫集」，收他梁孟所作畫六十餘幅。

語亭夫人的詩，也是溥先生讚賞的。他不但一一細讀，加以眉批，而且鼓勵她出版。她在「語亭吟草」中「附記」寫：

壬寅（一九六二）夏間，於同門董君昏禮席上，溥師心奮呼余前曰：「汝之吟草可付梓矣！」余遜謝不遑曰：「以師之金聲玉振，高調唐音，尚久未鐫板行世，矧亭乃下里巴辭，安敢災梨禍棗！」師曰：「不然，汝既非好名，又非自炫，刊布何妨。」余聞命唯唯。

退即將歷來曾經李拔可、李次貢、陳含光、及曾履川諸先生所選定者騰清一過，呈奉 溥師削正。寥寥若干，什不過鳥語蟲吟，抒情寄意

，雖其中多涉流離喪亂之境遇，與時局有關，實未足以史料視之。第廿餘年來，飽經國難，備嘗世變，有不能已於辭者，一鱗半爪，固亦前塵影事，未忍盡行棄置，更念 溥師向不甚許可生前出集，而於拙稿却眷注有加，反復審閱之餘，並錫以寒玉堂精製雅牋，俾資抄繕，竟叨望外之異數，感幸何如。用贅數言，兼志不忘 師門恩意焉耳。

癸卯（一九六三）花朝語亭識

從這「附記」，可見作者的自謙，及對師教的尊重。溥先生因癌症逝世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。為悼念這位兼擅經、詩、書、畫的大師，語亭夫人寫了「溥儒先生傳」，刊於「傳記文學」，三十卷三期，一九六八年九月。

「語亭吟草」出版後，佳評繽紛，作者的叔父吳諤辰先生也寫信鼓勵

語亭同閱：詠香

吟草收到，窮兩日功夫，將其閱盡，甚為喜慰。其中以律句、絕句為佳，極揣摩錘鍊之能事。不圖汝造詣如此之深遠，勝於我所作。今年吾二人與韓甥先後刊詩，裝訂之雅致，內容之豐富，以汝之詩草為最，多年宿願，一日克償，洵可喜可賀之事也。以後可以少吟哦，藉省腦力為囑。……

藹筆

七月廿一日

藹宸博士不但喜詩，而且「著述甚多，尤以新疆遊記、中蘇外交史兩書著稱於世，有英日文譯本。歷任外交部湖北、新疆、北平、台灣等地特派員。（註五）自小，語亭夫人時得他的獎譽。看過「語亭吟草」後，他寄給漆運鈞先生看。漆是前清舉人，擅詩詞和書法。他不但細讀了「吟草」，並把其中他最佩服的百餘首的題目，用工楷抄錄出來。他給藹宸先生的信中說：「詩之佳處，諸家已有定評，而弟尤服其於天倫骨肉之際，國事憂危之端，既寫其溫柔敦厚之情，又表其忠篤纏綿之意，洵不愧詞壇大家。」

詩文大家成惕軒先生對「吟草」的贊語是：「取徑之高、吐辭之雅、蘊蓄之厚、功力之深，並世闡櫛，殆罕其匹。」

張其昀先生給民耿先生的信說：「尊夫人詩與書法，當代允推獨步。文化學院開辦，倘承賢伉儷携手講學，指引後進，則不勝大願。」

由上可見，諸家對語亭先生的推重。抵台後，她「數度被邀為詩壇正詞宗。」（註六）她組織了「庚寧朋社」，至今每月聚會一次，切磋詩道。（庚寧是台灣的別名。）她也參加了「中華詩學研究所」。來台後做的詩已積了很多，友朋都勸她再出一詩集，但她因身體衰弱，還沒能整理出來。

越縵堂國事日記

語亭先生的興趣很廣。詩、書、畫之外，歷史是她自幼喜愛的。正史、傳記、筆記，都讀了很多。因此，她的從事整理晚清名士李慈銘（一八三〇—一八九四）的日記，決非偶然。

李慈銘，原名模，字式侯，又字无恚伯；號蓴客，又號越縵。浙江會稽人，一八七〇年為舉人，一八八〇年舉進士。他工詩詞，文章淵博宏麗，深通經學和史學。但是他性情狷傲，恃才傲物，言論偏激，語多傷人，所以仕途偃蹇，貧愁相仍，最高的官職是御史。

李一生著作甚豐。一八九一年付印的「白華絳耐閣詩初集」，共十卷。一九二七年，國立北平圖書館購得他的手稿多種，其中有讀史札記。該館於一九三二年，印行「越縵堂讀史札記」，共三十卷。一九三〇年，同

館出版了王重民編輯的「越縵堂文集」，共十二卷。

李的著作，就史料價值言，以日記為最高。一九二一年，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影印發行他的一八六三至八八年的日記。一九三六年，國立北平圖書館印行了他的一八五四至六三年的日記影本。（註七）他的最後六年的日記，被樊增祥借閱不還，至今下落不明。（註八）

李慈銘既是名士，他的日記早為人所注目。梁和老說：「越縵堂日記」，包孕甚豐，其中詩、文、詞、與札記，在光宣、民初間，已為時人摘輯，別泐專書。江陰繆荃孫先生，更將記中論經讀史部分，摘輯為「越縵堂日記抄」二卷，置於「古學彙刻」中。晚近大陸中華書局又據「由」雲龍先生初稿，將日記中讀書心得，補編續輯，分門別類，成「越縵堂讀書記」一千三百餘頁。此誠皆於「越縵堂日記」，致其洗煉之工力，而有益於後學。但「越縵堂日記」，經此支解，所有待於拾遺補闕者，亦僅餘政令之施設與人物之臧否而已。而語亭女史此書，適足以當之。女史之卓識在此，是書之傳世，亦必在此。」（註九）

語亭先生所整理的，是李蓴客日記中有關國事的部分，因名之為「越縵堂國事日記」，李本人並未予此名。

整理這份日記，可真是煞費苦心。她用了十年功夫，專心致力於此，其間詩和畫都停作了。一九七七年十月，在此書的「編後記」，她略述其中的周折和艱辛。

猶憶四十餘年前，即聞「越縵堂日記」之名。直至收京時，忽于親串許，邂逅見此書（線裝本）。讀其中詩詞，不覺心焉向往。旋即去國。

抵台後，對此日記仍未淡忘。一九六八年冬，一日，外子民耿，偶借到某圖書公司出版影本一冊（共十六冊）歸，對之狂喜，如遇故人。時祇摘錄所愛之章句，自家標新領異而已。適有鄉長輩郭公過談，謂此書之詩詞、及讀書記，均已刊行問世；如有人能將其政治部門，編輯付梓，實對於治近代史者，取材更為便利，且亦為一般學子力易購置，惟須費三數載之光陰耳。聞之不禁意為之動。



于是遂著手編輯。初外子提議每條另紙書寫。(用藍色原子筆。)已繕至數冊，忽又云：「近日圖書，校對未能盡善，亥豕魯魚，所在多有，不如付諸景印，既省時間，且免錯誤。」

乃改用鋼筆，從頭重寫，惟百數十萬言，自行手錄，談非容易，何敢冒昧行之。且原書字型細小，而作者書法又殊潦草，時或古體，時或奇字，騎行夾縫，雖窮目力辨認為難。其字體不明者甚多，各圖書館均無善本，堪資辨證。兼以每次，伺便託人借書，往返不無延擱，而又在弱善病，作輟匪常，馴致曠日持久，種種疑難，為之氣索。

幸最後乃由中央研究院，假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，八函六十四冊者，藉以校正，久懸未決之問題，遂得迎刃而解矣！

迨一九七五年春，梁敬錚教授返台，告以年來有此工作，並乞序文，立承俯允。且自是迭承其遠貽資料，每度赴紐約哥大圖書館，歷石級數十，影印寄將，復蒙指導鼓勵，始克告成。其愛護文化之熱忱，實令人感佩無已。(註十)

李尊客的「書法又殊潦草……辨認為難」，這是非常克制的說法。李的日記墨蹟，是十足的名士派，許多地方，甚近天書。唯有語亭先生能有這麼大的忍耐，用放大鏡揣摩這六十四冊的蝌蚪文，再用娟秀行楷一字一字地謹慎錄出。這種苦功豈是別人能做的？何況，她開始這項工作時，已年過七十，是應當珍惜眼力了。可她不為己想，而孳孳矻矻，抉隱鉤沉，拾遺補缺，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薪火，她整理李慈銘日記中有關國事的記述，不僅是因為這部分資料，前人未整理過，而且因為它們是重要的。她在「編後記」中說：「尊客邃于史學，致力最深。早歲已關懷國事，故日記開宗即有大事之附記。」她並引梁和老的話：「彼生于太平天國作亂、與英法帝國主義東漸之時，當時朝野士大夫之風習，與見聞之範圍，皆可自其日記中反映而出。……咸同光三朝國事，見於越縵堂日記之邸鈔與文字者甚為不少。」(註十一)

換言之，從尊客的日記，可看到十九世紀後半中國政治、外交、社會、思想種種演變的軌迹。她說：「此書洵屬治近代史者良好之資料也無疑」

。是以不惜數更寒暑，孜孜于是，將其國事部門，分類貫串彙集，俾閱者對於雌朝一段故事易于尋繹。至于內政之變動、外交之肆應，以及社會重要之問題，則有較詳之補注。取材方面，必審慎選擇，務臻于上乘。」（註十二）

她整理這部日記，下的功夫可大了。尊客所記的重要史事，她參考各種史料、史著，考證違合得失，詳加注釋，以便讀者追蹤跡述，比較研究。譬如說，關於辛酉政變（一八六一年），她的注釋長達十頁（第一冊，頁五八九—五九九）。關於「祺祥故事」，她徵引了三十七頁資料（第一冊，頁六〇〇—六三三）。外侮方面，其于英法聯軍、天津教案、福州烏石山教案，以及中法戰爭，均加頗多補註。最後所注係李鴻章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之戰一篇。編者認為，「是役影響中國盛衰，至深且鉅，迄今思之，猶令人低徊憤慨不能置也。」和老知其「對甲午戰役特為注重」，即供其關於甲午戰備之多種史料，是以此篇所注尤為詳盡。（注見「越縵堂國事日記」，第六冊，頁三六一—三六六二）

語亭先生不僅有學者的勤謹，而且有史家的鑒判精神。對於尊客的論議，她平心衡量，然後加以臧否。例如，在咸豐四年（一八五四）八月十九日，李慈銘作如下語：

見邸抄，向帥為故粵撫鄒鳴鶴請卹。初鳴鶴撫廣西，賊圍桂林急，鳴鶴堅守得全。泊全州陷，廷議落職歸。癸丑春，奉命贊江寧軍。鳴鶴已老病，力疾至。方與諸大臣議城守，而總督陸建瀛遽率師自九江遁還。執鳴鶴手曰：「君非封疆臣，毋及于難。」鳴鶴大恚曰：「鳴鶴重負國恩，常愧悔無地。今正自贖時也。公以我為全軀保妻子耶！」因歸館，賦絕命詞二章，作書付其子，令歸。城陷，遇賊，手刃數人，為所執，罵不絕口。賊支解之。

事聞，未得恩命。向帥以廣西同官（誼）為之請。及克太平，于賊中得孫侍郎銘恩死事狀，亦甚慘，向帥并奏之。

嗚呼！我朝褒崇節義，超越前古，純皇帝時特旨大錄勝國忠臣，分別賜專諡、通諡。以吠堯之頑民，而發潛閹幽，搜及遐僻，況如孫鄒諸公，食祿不避難，其哀榮當更何如也。

然余謂贈蔭祠諡者，朝廷勸忠之禮然耳。若人臣以死明節，而作為詩歌以自表異，若不勝其矜重者，在君子為失言，在小人為沽譽，皆非人臣事君之義。

往論宋文信公陳參政之死，為大魁增重。而文公書衣帶曰：成仁取義。陳公臨死指其腹曰：此皆節義文章。不特為書生習氣語，亦見其沾沾自喜，未必能從容就義也。（註十三）

李慈銘此人的尖酸刻薄，在上文中昭然若揭。把漢族稱為「吠堯之頑民」，這是什麼話？人臣就義前寫絕命詞，他認為是「失言」、是「沽譽」。真可說是：「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」。語亭先生可比筆者有涵養，她的「編者按」沒有火氣：「本書作者此段所云，『失言沽譽，未能從容就義』，似未免苛論。且吠堯二字，用亦欠當。」她並指出：「泊字疑泊字誤。」（第一冊，頁廿三）

並且，她還作了肩頭摘要，以便查閱。她的種種勞績，值得我們深謝和敬服。

此書問世後，嘉語紛至。袁守謙先生致她的信中說：「編註極淹博、極精審……所以嘉惠治近代史人士定非淺鮮」。黃少谷先生贊曰：「李慈銘先生日記涉及藝文政事與人物之月旦，向為治史者所樂讀，夫人於治家之餘，手寫此巨帙，並為之校勘補注，具微慧識與毅力超越等倫，當與此書同為後人所欽挹也。」

小 結

語亭先生自己，認為她是一個「時代的犧牲者」。她在青少年時代，被剝奪了上學及其它的機會，確是一種痛苦、一種無可彌補的遺憾。但她對父母的孝思，至今純篤不渝。在給筆者的信中，她說：「憶及婚姻大事，既煞費操心，子息問題，又深蒙系念，椿庭垂愛無微不至，亭絲毫未報罔極之恩，而緣未允入校就讀，引為遺憾，自問曷勝罪疚之至！先嚴係癸卯年登科，亭吟草問世，適逢周甲之時，本擬書以紀念先君子，祇以溥師素反對紀念二字，遂致未果。」（一九八二年九月廿八日）

假設，她接受新式教育，成為一位摩登女性。也許會增添一位新文學

作家。可是，會不會有今天的吳語亭？會不會有「語亭吟草」、「今國風」，「越縵堂國事日記」？更重要的，會不會有她的日記？

梁和老說的對：「現在只有一個吳語亭，將來也不會有第二個。像她這樣的人，以後再不會有了。」她是最後一個古典型的賢淑才人，也是最早的有精美日記傳世的中華女性。（一九八三年春修訂稿——全文完）

註 釋

註 五：齊崧，「女畫家吳詠香傳」，「傳記文學」，二十五卷三期，一九七四年九月，頁三十四。

註 六：全四。

註 七：Arthur W. Hummel 編，「清代名人傳」(Eminent Chinese

of the Ching Period)，華盛頓：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，一九四三年，第一冊，頁四九三。

註 八：吳語亭編註，「越縵堂國事日記」，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一九六八年，第六冊，頁三九一—三九一三。

註 九：全上，第一冊，梁序。

註 十：全上，第六冊，頁三八九—三八九九。

註 十一：全上，第六冊，頁三九一—三九一三。

註 十二：全上，第六冊，頁三九一—三九一四。

註 十三：全上，第一冊，頁二十二—二十三。

公共政策 (上)

伍啓元著

定價

精裝一九八元
平裝一五三元

從多角度並用整合性方法，討論現代公共政策的特徵和種類。敘述其政策過程，研究不同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制度對公共政策的影響，詳細分析政策的決定、執行和變遷。本(上)冊是有關「公共政策」、「經濟政策」的主要參考書。

中華地質學史

劉昭民編著

定價二一六元

以歷史時代為經，我國先民的地質礦物學思想為緯，將他們對地形變遷和地質的觀察，對古生物化石和岩石礦物的認識，加以詳實地論述。全書附有圖表多幅，可供參考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